

科幻悬疑小说，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结合之作。

河 门

不存在的神圣

侯百川 ◎ 著

河门

侯百川 著

不存在的神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门：不存在的神圣 / 侯百川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08-3214-7

I. ①河… II. ①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7653号

河门：不存在的神圣

作 者 侯百川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14-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引子	1
第一章 男与女	5
第二章 母与子	41
第三章 官与民	51
第四章 寡与众	65
第五章 知与无知	75
第六章 知道秘密的女影星	87
第七章 母女重逢	95
第八章 沧桑的前世	105
第九章 睢阳之屠	115
第十章 荥阳大捷	125
第十一章 黄河决战	135
第十二章 兵败颍阳	143
第十三章 网吧惨案	151
第十四章 盔甲的灵魂	165
第十五章 公路劫杀	173
第十六章 诡异的游戏厅	183
第十七章 堵门者的反扑	193
第十八章 奇袭敌巢	205
第十九章 收获爱情	215
第二十章 老安的新政	223
第二十一章 堵门者的政变	229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呐喊	241
第二十三章 功德与罪过	257
第二十四章 结局：灭亡	269

引子

21 世纪初叶，B 市城里有这样一个人，孤独的人，焦虑的人，他的分子结构非常不稳定。也就是说……他的外形比较容易被改变。当人们用喜欢和热切的目光照耀着他，他的形体就会挺拔、俊美；当人们用厌恶或鄙夷的目光俯瞰着他，他就变得衰老、萎缩。更糟糕的是，当黑夜降临，没有眼睛再关照他的时段里，他全身的分子竟然要分解开，整个消失在黑暗里，消失在黑暗的空间里。无疑对他个人而言，分解在空气中是十分痛苦的感受。当太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跳入东海，从他房间窗户那块儿，人们往往会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还好，天亮以后，人类同胞们在看见他的瞬间，他的分子会重新凝聚起来，他再以人的面目出现。

他害怕黑夜的降临，即便自己变成分子颗粒，他仍然可以思考，他焦虑第二天能否重新凝聚成人。每晚都这样分解，每晚都这样焦虑着。他渴望自己固定下来，即便不被人注视的时候，自己也能作为人而存在。

他把自己的遭遇解释为一个邪恶女萨满的诅咒，而解除这种诅咒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位美丽姑娘的爱情，当她爱自己，当自己作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爱的时候，他的自我就可以固定下来。于是，他疯狂地去追求爱情，但女人都是智慧的，她们有敏锐的第六感，她们总觉得这个人不够真实，似乎随时都可能消散掉，所以往往拒绝他的渴望。当然，也有迟钝的女人，那一次，他就将这样一个女人带回了家。吃了晚饭，他们来到床上，女人脱光了衣服，他也要脱衣服，但是黑夜就如同他的宿敌，关键的时刻再次降临了，黑暗中，他惨叫着分解在空气里。女人找不见他，只好穿起衣服。他虽然分解了，但依然像气体一样存

在着，他与那女人的灵魂直接通话，说只要她爱他，他就会凝聚成人形，永远不再分解。

但迟钝的女人却说：你都变成空气了，我怎么爱你，你还有什么，你没有了身体，没有了眼睛、嘴、手脚甚至生殖器，我怎么爱你，我不可能爱一个不存在的人。

这就好比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的问题，两件事都互为条件，但鸡蛋不可能先有的，母鸡又决不屈服，咬定了必须鸡蛋在先才行。大概所有的雌性动物都是这样认死理，缺乏理性的世界观吧，所以这个不幸的人始终也没能解除身上的诅咒。

他逐渐学会了随遇而安，适应这种夜间自我消失的人生。他要么在黑暗中去思考自我和世界，要么趁夜晚没有自我形状的时机到街道上溜达，他透过窗户窥窃一个个家庭的秘密，人们发现不了黑暗中的他，作为一个安全的旁观者，他可以完整地了解每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他思考自己 and 世界。

他融于黑夜，也像黑夜那样渗于一切，洞察一切。

面对那些黑暗的窗户，即便外面月光充盈，他也绝找不见自己的反射影像。他常常想：我的形体消失了，我还存在吗？什么标志着我的存在？我是谁？我自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意义是什么？世界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思考就如同夜一般深邃。

有个晚上，他透过窗户，窥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他梦寐以求的所在。她长得真美，好像被仙女吹了仙气的塑胶模特，而且饱含了气质，好比娇艳的花朵饱含了露水。他因为没有形体，就从门缝潜进女孩的房间。女孩很节省，房间里大多地方都关着灯，这样他就安全地窥窃她，他看她脱去衣服，看着她洗澡，看着她躺到床上睡觉。但是黑暗中，他没有自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静静地看着。

但……第二晚，他依然来了。他爱上了她，也逐渐了解了那女孩的身份。

她是个图书编辑，她的家都在外地的乡下，她的生活非常拮据，她渴望出版一本好书，挣大笔的钱，把父母接到 B 市，她同样焦虑着，痛苦着。每当女孩子睡着，他都会爬过去，像团雾气一样笼罩着她，待上半宿，听她溪水般盘曲而缠绕的喘息声，然后趁夜色，不舍地回去。

一个月以后，他憋不住了，终于主动与那女孩搭话，女孩子很惊讶，望着空空夜色说：恶作剧吧？你只是藏在墙角的播音器？

他给她讲了自己人生的悲剧，强调说：我是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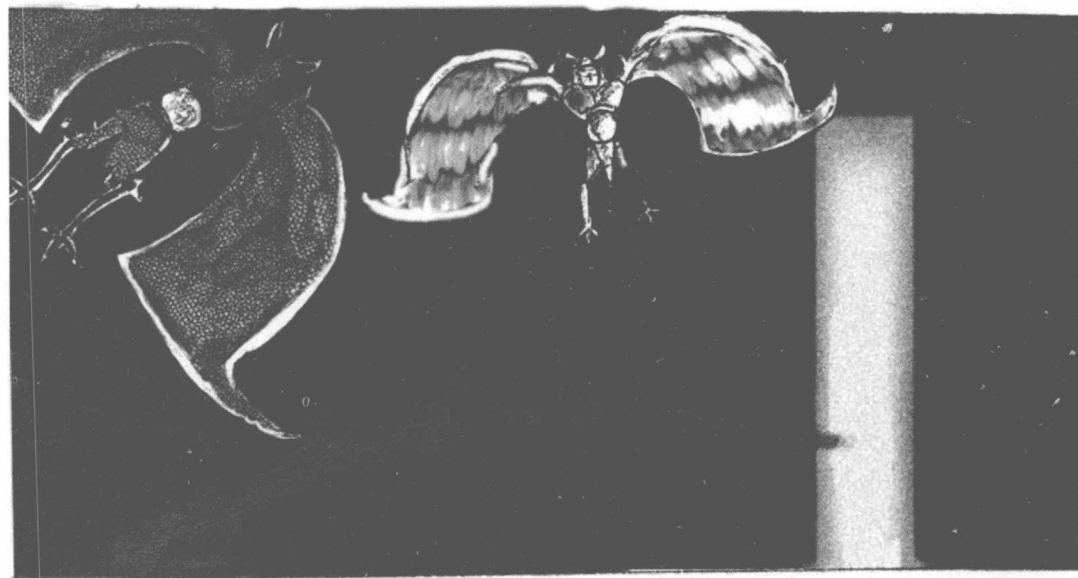
女孩说：怎么证明自己是人呢，这真的很难，我是女编辑，我读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故事，既然你说自己是个人，独立存在着的人，就为我创造一个故事出来。要证明自己真实存在，就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故事吧。

他说好吧。

女孩又说：为了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不会错觉自己做了一个梦，这样吧，我打开电脑，你操纵我的手指，写下这个故事。

于是，女孩打开 Word 文档，他利用分子的震动按压女孩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实的存在，为了让女孩接纳自己，他总结了那么多个晚上从窗口看到的世间百态，那么多个晚上自己思考的内容，写下了以下这个虚幻不实的故事……

第一章
男与女



我第一次见到河门

她穿着长裙，回首望我，凝视我。接着从胸里亮起光，被光芒包裹，死者轻轻地飞走落入银河。浩瀚的银河，尽头是一扇光灿灿的门，极其宏伟美丽。

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另外一个地球，另外一个B市……另外一个我从梦里醒来，喘了口气，几天来我总梦见死者，我有些紧张。

对，我就是那个人，童年时代，你们的父母一定跟你们讲过，航辉，那个向失序的、成千上万的人高喊“我是你们的上帝！追随我！”的人！一个狂人！因为那句话，我被永载史册，也成为最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关于我的评价有：圣贤、独裁者、爱国者、野心家等。因为我，几万人失去生命。因为我，上亿的人认为自己重获了生命的意义。由于我告诉了他们“真理”，当然很多人否认这点，否认那是真理，所以不得不打上引号，只能说我的“真理”，航辉的“真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在那件事发生前，十多年前，我当人类学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是个无法解释自身困惑的普通人，一个热衷于追女生的浮躁小子，我是如何从这么一个家伙而变成那样一个人物的，这肯定有一个过程，复杂的过程。其实所有的转变还是该从一个女人的死开始，对，因为她的故去，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被触动了，是啊，那时我还在读研，是一个愣头小子。

本来，我是个快乐而懒惰的人，购物、聚会、广交女友，亲身实践着作为一个人类的快乐事。然而，那几日，同学品评我有学者气质了。大概因为我总是紧锁眉头，愁容满面，步履缓慢。

死去的女人叫滢娟，一家夜总会的小姐，跳楼自杀的，她的同事们这样讲。但某个人认为不是。她的母亲，前天早晨，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做了梦，女儿

被一只手捻死，女儿睁着眼，要她复仇。于是那女人开始寻找线索，知道我前几天见过死者，就向我打听，问我了解啥具体情况。

我童年时认识那女人，她是我家老邻居，曾非常熟悉。我猜她怀疑自己，就给她解释了一番，主要是撇清自己。应付过去，心绪也不再安宁：死去的她的确在向我们暗示什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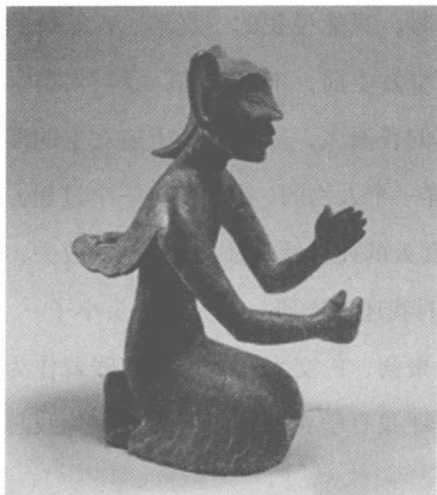
我不迷鬼神，也不信报应。但是，现在，隐隐地，我察觉一些东西在我粗糙的神经上留下了异样的痕迹。

我走到窗前，天还没亮，一切沉沉。一个身影站在楼下，他注视着我，像尊塑像，直到他转身，走到夜幕的后边。车灯晃过，那面孔也时而显映，像位老者，表情冰冷。

我有预感，要出事了，要出事了。

我很想报警，但又无事可报。一切都是臆想，她是自杀的，像所有心灰意冷的人。

早晨，太阳俯瞰大道，我才走到楼下，站在那老者曾经的位置，四下张望。他可能是个路人，偶然望见我的窗户，仅此而已。我从幽暗的预感中放松下来，走进现实，一切依然正常。只是脚下有个古怪的东西，拿起来，青铜的，长着



¹ 双翅，耳朵尖尖，像个古董。它原本立在地上，似被有意放置，是那位老者吗？是那位老者。如他一样冰冷的青铜器。

他在考我吗？我是学者，人类学的学者，我见过这个形象。尖耳、双翅，这本来是西方神话中常见的精灵，然而中国古代也有，只是早被遗忘了，它是什么呢？我记得在关于灵魂的书籍中，在前任导师的资料里，它曾经出现过。

1 《文物杂志》2010年第7期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教授的文章《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

我在自己的专业书籍中寻找,那样的造型绝非唐宋的,更早,比晋还早。对!它是汉代的。翻到那一页,我的心颤抖了,像被电流穿了一下。它是“羽人”,放在墓中,专门引领死者去天国的。页里还有许多画像石,“羽人”静静地张开着翅膀,无声,却仿佛蕴含着力量,那就是中国的天使,早被中国人忘记,但是画中的形象依然生动有力。



1 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载《文物杂志》2010年第7期。

2 杨金萍:《汉画像石中鸟图腾,神仙羽化思想与中医药》,载2002年《中国典籍与文化》第61期。

“羽人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一种肩背出翼、两腿生羽、大耳出顛的人物形象。它广泛出现在汉代艺术的各个方面，基本贯穿于汉代艺术的始终，构成一项重要母题。这一形象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羽人，亦名飞仙。羽人在汉代思想与信仰世界中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汉画像中羽人图像并不鲜见，在棺槨、祠堂、墓壁多有发现。常常出现于房顶、天界，或立地而站，或腾空飞翔，常牵龙戏凤，多与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相杂。学者普遍认为，羽人形象在汉代画像中的出现是和汉代道教盛行，求仙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达的是汉代人渴望灵魂升天的思想。因为有羽人图像的画像石，多半营造的是一个仙气充盈，人间没有的祥瑞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汉代人所渴望进入的仙界，乃至他们死后，也在墓室中营造了这样一个灵魂的好去处。”

那老者想告诉我什么？或者一切都是我神经质的联想？我把羽人放在桌上，那里还放着本小人书，页面泛黄，就好像被削了皮而长久地晒着日光浴的苹果，《小灵通漫游未来》扉页上盘绕着一行铅笔字，淡淡的：不必介怀。

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我从没有相信过，我只信鲁迅。对，我只信那个期盼速朽的人。

我走出房间，父亲在厅里，他正读报纸，见着我就说：“老家的赵阿姨来B市了，记得赵阿姨吗？就是王滢娟的妈，她给我打了电话，问我知不知道她女儿的事，真奇怪，我咋知道滢娟的事。她竟然说你最近跟滢娟来往过？”

我点了下头。

见我点头，父亲就把报纸放下了，身子往前探了探：“你怎么没跟我说起啊？”

我沉默。

他的目光跨过花镜的上框，打量着我，似乎想从我的神情中搜查出点啥：“为

啥不叫她到家里坐？”

我吭哧了半天，说：“她不想来。”

“她现在人呢？赵阿姨肯定联系不上她了。”

我又沉默了，不能让爸爸知道滢娟的死讯，他必然会盘问我整件事，我不想提起的事：“赵阿姨知道她在哪儿，就是，滢娟不想见自己妈，人家家事，您操啥心？”

我急忙回到房间，不再出来，偶然躲在窗帘后面，静静地观察楼下。他会不会再来？我料想，那老者还会再来。如果羽人是他放的，他一定会再来。

入夜，灯光亮起，再一片片熄灭，我手捧《人类学通论》，眼睛却始终关注着楼下。

也许一切仅是我的联想，联系了几个偶然，一厢情愿地将它们连缀成扑朔迷离的悬疑故事。原先的灵魂研究跟滢娟的死叠加在一起，使我神经过敏。我打了个哈欠，手臂还未抬起，眼的余光里，那老者已在楼下。他穿着驼色的风衣，立着领子，目光炯炯，望着我。我拿了把裁纸刀，放在兜里，悄悄出了家门，走到楼下。老者不高，很敦实，眼睛在阴影处闪着光，就好像藏在暗处的刀锋，我紧张起来，一只手伸在兜里，攥住刀把。

随后，我怯怯地问：“您是谁？找我吗？”

他的声音哑而低沉：“对，我是警察。”

难道是赵阿姨报警了？她真的怀疑我吗？

我调动面部肌肉，塑出个笑意，问：“是为了滢娟的事？”

“对。”

声音很轻，落在我的心里却极重，就好比一块被皮筋吊住的巨石，终于不出所料地掉下来了：他们真的怀疑我！

“你能把整个过程讲讲吗？”

我咽了口唾沫，说：“行。”

* * *

事情开始是这样：

一个朋友来找我，叫旺达鹏，这小子很潦倒，看上去几天未洗头了，类似日本动漫里那种发式。刚碰面，他就说：“我媳妇（意思是女朋友）掰了，我想去个好地方，换换心情，你这些日子不是也练单（单身）吗？陪我，一块儿去吧。”

我知道他说的好地方，虽是朋友，但我有底线，不像他离地心那么近，就推脱说：“算了，我这两天还忙论文，快不行了。”

达鹏以五指为梳，将打绺的头发扒了扒，说：“我没请你一块儿玩，陪着喝个酒，还不成？我请客。”

他如此诚恳和坚持，我也闲着，于是答应去转转。

我们去的是个不大的会所，门口也彰显着许多名车。我头一回进这种地方，感觉还新鲜。旺达鹏却轻车熟路，看来不是初闯关的“魔兽”了。

一楼里头是间很大的厅，灯光掩映着薄纱，伴着爵士舞乐，斑驳艳丽的色彩闪烁在人际间。大厅左边摆了几圈沙发，有些客人在闲聊，或者等待着舞台上的歌手。右边是一圈吧台，后面立着亭亭的姑娘。这些姑娘都穿着统一的旗袍，脸上挂着类似的微笑，一看，就是流水线上的杰作。

达鹏和几个姑娘打着招呼，彼此很熟悉。他瞅见一个操着京腔的女孩，就扯拉开嗓门，问：“新来的？够靓啊！”

那女孩斜了斜眼，笑起来，很大方地道：“眼神不错！”

“我可不光是眼神好？”达鹏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应该不是说学习成绩也很好。

于是，达鹏要了瓶酒。两个脑袋凑得近了，哼哼唧唧地嘀咕开了。我见哥们近色而轻友，站着也是站着，于是在旁边选了把椅子。我在高腿椅上坐定，抬眼一瞅，面前的吧台里、喧闹的灯光下站着位姑娘，非常恬静漂亮！静得像齐秦的“一汪湖水”。